

●文史漫笔

《华阳国志》与三星堆(上)

林赶秋

从1927年首次发现三星堆文物至今,有关三星堆的考古与研究已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在这不平凡的九十多年间,尽管有林林总总的惊世发现,但是不少根本性的问题并没随着遗址的扩大、文物的增多而得到令所有人都满意的解答。今次,我们试着结合《华阳国志》来梳理、研判,看看能否有一些新的启示。

三星堆的族属

三星堆是哪个族群或哪个古国留下来的遗址?遗址内虽然业已出土了数量惊人的文物,但迄今仍未发现被公认的含有国(族)名的金文铭刻或“物勒工名”的现象。所以,只能从器物形态上作出判断。

1986年,三星堆二号坑出土了三件青铜面具,尽管大小有别,但造型基本一致,均为方颐,阔口,鹰钩鼻,双耳高翘外张,倒八字形刀眉,眼球呈圆筒状向前伸出,将眼肌伸出箍在眼球上。尤其是那双超出眼眶向前异常凸出的眼睛,让人一下便联想到了《华阳国志·蜀志》的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槨,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槨为纵目人冢也。”后来,这种面具遂被定名为“纵目面具”,绝大多数学者觉得它们就是古蜀初始之王暨蜀人祖神——蚕丛的形象(头像)。

同年,一号坑出土了一支金杖。在金杖一端,有约46厘米长的一段图案,共分三组:靠近端头的一组,合拢看为两个前后对称、头戴五齿冠、耳饰三角形耳坠的人头像。另外两组图案相同,其上下方分别皆是两背相对的鱼与鸟,在鱼的头部和鸟的颈部叠压(贯穿)着一支羽箭。有专家认为,从上到下,图案象形地表达出“鱼凫王”三个字:鱼明摆

着,那鸟就是凫,那头戴五齿冠的人就是王。

另有专家认为,头戴五齿冠的人即蚕丛,鸟与鱼由箭连在一起即鱼凫。无论谁是谁非,皆提到了《华阳国志·蜀志》里的另一任蜀王鱼凫:“(蚕丛之后的)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湔山(一说在灌县即今都江堰市境内)曾有鱼凫之祠,与《蜀中广记》灌县“上古为鱼凫氏之国,今有鱼凫故城”倒是可合符契。

于是,四川省广汉市西北鸭子河南岸的三星堆遗址便顺理成章地被定位为古蜀国文化遗址。在今天看来,此俨然已成为定论,其他如濮(僚)人说(详见罗二虎《论三星堆文化居民的族属》)、夏人说(详见白剑《三星堆青铜器年代及族属辨析》)等等,则被主流疏离以至于遗忘。

三星堆的文字

未发现被公认的含有国(族)名的金文铭刻或“物勒工名”的现象,说白了,就是三星堆遗址内迄今还没发现任何文字——这也是三星堆发掘方对外的公告。不过最近,四川省考古研究院原院长高大伦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要告诉大家我所亲历的一件事,这对三星堆到底有无文字,若有,又会是什么文字的认识大有裨益。1990年,我有幸随李学勤师到广汉三星堆考察,同行的有四川大学历史系魏启鹏教授。那是李先生第一次访问三星堆。到广汉后,遗址的考察是四川省考古所三星堆工作站陈德安站长和广汉文管所敖天照所长全程陪同。那天李先生看得很高兴,问得也很详细,下午遗址考察结束后,先生询问遗址里这几十年来除了考古还有啥发现

没?敖天照所长想了想后告诉先生,80年代在遗址里采集到一件青铜器,器形怪怪的,不知该叫啥名称。李先生问能否看到?敖所长说没问题,可以找出来。于是我们立即驱车去了文管所,走进库房就看到它被放在一个角落(形制和三星堆新祭祀坑里出的觚形尊几乎一样),目测器高约50厘米,口径约30厘米。李先生一看就说,这件器物很重要,希望拿到外边光线好的地方认真看看。敖所长亲自搬到外边供我们细品。李先生仔细端详器物外部没放过每一个细节,然又双手捧起,细看此器内腹和圈足内侧,还向文管所要了电筒,打开电筒将内外两面又细细端详了两遍,还仔细询问了此器采集地点、过程,敖所长说想听李先生高见。李先生对在场的敖所长和大家说:这件器物定名应该叫觚形尊,从器型和纹饰看,时代在商末到西周早期,圈足内侧铸有两个符号,当隶定为“潜”,希望尽快公布,这对三星堆遗址和古蜀文明及青铜器研究意义重大。这里还想特别告诉大家,李先生考察完遗址后,很郑重地对我们随行的人说,在他看来,“根据遗址的规模和已有的发现来判断,三星堆遗址的价值意义不亚于殷墟”。在回成都市内四川大学专家招待所路上,李先生特别嘱咐我帮他找了一本

《水经注》。第二天早上他把《水经注》返还时跟我说,昨天的判断没问题。这件器物是真的。器底内侧的“潜”字就是《禹贡》里的“潜、沱既导”里的“潜”。

我前面一再说,三星堆考古发掘没发现文字。有了以上觚形尊的发现,我则要说三星堆遗址里出过带文字的铜器,其时代和祭祀坑相近,其铭文是中原商周金文。

综上,我大胆推测,三星堆金沙时期,古蜀人自己并没有创造发明文字。今后会不会发现文字并不确定,若发现文字,那一定也是中原甲骨文、金文体系的文字,甚至就是甲骨文、金文。

以上摘自高先生《三星堆有没有发现文字》一文,可谓自成一言之言。更妙的是,“潜”这个地名也出现在了《华阳国志·蜀志》对古蜀疆域的描述里(详下)。

不过,说三星堆遗址内没发现任何文字,倒是容易让人想到扬雄《蜀王本纪》的一句话:“蜀王之先名蚕丛、柏灌(同上文‘柏灌’)、鱼凫、蒲泽、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四部丛刊》景上海涵芬楼藏宋刊本《六臣注文选》引)。“柏”殆乃“柏”之讹,“髻”殆乃“髮”之讹。《华阳国志·蜀志》多取材于《蜀王本纪》,但偏偏没有采用“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云云,因为在《华阳国志》的作者常璩眼中,蜀与秦一样,也是受文王教化、“多斑彩文章”(文章,礼乐法度也)的伟大国度。三星堆众多怪伟奇绝却无铭文的器物既坐实了常璩的乡邦自豪(多斑彩文章),似乎也证明了扬雄的客观史笔(不晓文字)。

●网络新词语

当代年轻人四大皆空

袁婉婉

“当代年轻人四大皆空”是近期在网络上流行的自我调侃梗,“四大皆空”具体指的是:一、有钱包却没钱;二、有银行卡却没余额;三、有身

份证却没有身份;四、有驾驶证却没有车。建议年轻人在面对压力时摆正心态,不断奋斗,积蓄能量,让人生之路越走越从容。

那时候只要一听到远处火轮的汽笛声,我就往河边跑,只为了目睹那新奇的景象:火轮未到时水位迅速下降,火轮过后,水位迅速上涨,岸边涌起一米高的波浪,一浪比一浪地冲击河岸。有时候,火轮的马力大,大浪能冲上岸边老高,看新鲜景的人就嬉笑着抓住同伴的衣服往前推。虽然衣服被抓着,没有危险,可是胆小的人还是会被吓哭。

再后来,随着运河的水少了,水上运输消失了,再也听不到那节奏明快、铿锵有力的纤夫号子了。

星期文库

运河忆旧之一

如今超市里的水果琳琅满目,有些常吃的水果,人们大多数时候都分不清。这些水果都属于庞大的柑橘水果家族,包括柑子、橙子、橘子、柚子以及柠檬等等。

从植物分类学上来看,柑橘家族的水果都属于芸香科、柑橘亚科、柑橘属的植物。但值得一提的是,《晏子使楚》中有一句著名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其中的枳,是指芸香科、枳属的一种小乔木。即便把它移栽到淮南,它也不会变成橘,仍然是枳。由于枳的味道略酸,一般只用来制作果汁或中药用,在超市里遇到新鲜枳的机会很小。

在很久以前,柑橘属只有橘子、柚子和香橼这三种植物。香橼大家比较陌生,但它在我国的栽培历史已经超过两千年。古人称之为“枸橼”,是一种不规则分支的小乔木或灌木,它们的果肉近乎透明或淡黄色。我们熟悉的“佛手”其实就是香橼的一个变种。

柑橘属植物们的祖辈基因十分相似,因此它们之间不存在生殖隔离。在常年栽种柑橘属植物的地方,老百姓都知道它们之间常常“串花”。所谓串花,是生物学上的一种通俗叫法,指在品种繁育过程中,由于隔离不够而发生不同亚种、变种、品种或类型之间的天然杂交。

大致来说,柑橘属中三位老前辈中的橘子花粉不小心“飞”到了柚子花的雌蕊上,于是便杂交产生了橙子。橙子在遗传了橘子外形的同时,也遗传了柚子个头较大且皮很难剥的特点。同样的道理,橘子和香橼又杂交,便产生了现在常吃的柠檬。

那么,柑子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栽种在一起的橘子和杂交产生的橙子,一不小心又发生了“串花”,于是柑子便出现了。柑子充分发挥了遗传、杂交的优势,既个头适中,又酸甜可口,并且皮还很好剥。

更有意思的是,橙子和柚子再次杂交之后,便出现了葡萄柚。葡萄柚学名西柚,它的果实比柚子小,常由很多果实结成串状,类似葡萄故而得名。而超市里出售的“耙耙柑”,则是一种橙子和椪柑杂交产生的水果。

那么,面对柑橘属这一系列杂交混合产生的果子,应该怎么分辨呢?过去,人们常常按照它们的上市时间来进行区分。柑子是每年春季上市,而橘子、柚子、橙子一般都在秋冬季节上市。不过,由于我国地大物博,南北气候差异很大,再加上农业专家们培育新品种的时间又大大缩短,同时西南地区的果农还有窖藏柑橘的习惯,所以现在只能大致从口感和特性上来分辨。橘子、柑子的水分适中,皮比较容易剥,而橙子汁多可口,但它和柚子的皮都不太容易剥落。

儿时农村过年,家家都要贴年画。要是不买几张年画贴在墙上,这年就像缺了主色调,无韵无味。年画这种中国特有的民间美术形式,在宋代曾被称为“纸画”,明代称为“画贴”,清代称作“画片”“画张”“卫画”等,到清朝道光年间,天津宝坻林亭口人李光庭在《乡言解颐》中写道:“扫舍之后,便贴年画,稚子之戏耳。”至此才有了“年画”一词。

赶腊月大集捎回几张年画,是乡亲们的“规定动作”。奶奶喜欢杨柳青年画,当然要选《福寿双全》《年年有余》之类的;母亲喜欢色彩丰富的《五谷丰登》,鲜艳明快的《合家欢》;我则喜欢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

揭秘柑橘水果家族

程醉

大年三十,吃罢午饭,爷爷就开始忙活。一大铁勺糍子打得了,爷爷开始领着我们贴春联和年画。他在年画的背面四周均匀刷上薄薄一层糍子,双手小心翼翼地捏起年画在墙上比划,我们则在远处看高低、歪正,指挥着爷爷。

爷爷贴年画的动作非常轻,他抹平年画的动作像是抚摸长辈的头,轻柔而温暖。爷爷把来年的希望和祝愿,都贴在一面面墙上。每贴完一张年画,他都要仔细端详一番,会心的笑容也从他皱纹密布的眼角间舒展开来。贴上年画,灰暗的墙壁顿时亮堂起来,整个屋子光洁如新,艳丽了心情,点燃了憧憬,吉祥、喜庆的年味更加浓郁。

贴年画

老石头

船和纤夫

杨伯良

我小时候的运河,长年有水,河里几乎天天都有船只通过。一艘艘货船缓慢穿梭于平静的河面,船夫的号子隔着岸也清晰悦耳,它们既给小城带来了美妙的音符和无限的生机,也带来了宝贵财富。

顺流船张起白帆,帆篷可以按风向变化转动。船上有青壮汉子用竹篙撑船,到了拐弯处,为了不让大船碰上堤岸,需要几个人合力撑住,那节骨眼是船工们最紧张最忙碌的时候。船上掌舵的也要

加人用力,才能保证大船沿着不太宽的河心行驶。

那些逆流而上的船就只能用人拉纤了。拉纤可是力气活,纤绳上拴了一串纤杠子,一色的壮汉子,一人肩上扛一根,把腰弯得很低,有时候头离地面只有一尺的距离。他们大多都光着膀子,汗珠子一串串往下淌,越是天热越要赶路程。

那时候,几乎天天都有纤夫拉船从运河走过,一群半大小子跟着纤夫后面看新鲜景。说实话,现在想来,那些躬身向前、不辞劳苦的拉纤工实在是太辛苦,肩背上那根大鬃绳,那块纤板,让他们付出了多少汗水啊。

后来听一位拉纤工说,他们分为头纤、二纤、普通

纤,头纤吃一个半人的饭,工资也是挣一个半人的。有时拉一趟船得走十几天,每人每天2斤面的窝头。虽然头纤挣得多,但他私下里还得让着二纤,如果二纤不使真劲儿,纤绳就得往下垂,头纤就得费劲费力,船主和号头就会大骂头纤。所以有的头纤会偷偷再给二纤几块钱或几个窝头。

纤工号头最引人注目。他总是甩开膀子,挥舞双臂,把纤号喊得震天动地:“好弟兄啊,往前顶啊!”“弯道多啊,使劲拉啊!”纤工们也高声应着号子“嗨喽,嗨哟,嗨哟”……

后来,运河上有用火轮拖拽的船队了,一艘火轮要拖拽几只甚至十几只木船。